

腸病毒事件之省思

顏慕庸

驚聞防疫處長王立信辭官，深嘆政府當局又再折損菁英一名。繼前處長張鴻仁因霍亂事件離職後，王立信再度因腸病毒疫情而辭官，然則，防疫處長豈真當為每一次疫情而換人？此次防疫處官員遭受輿情最大的誤解乃在於疫情發布的方式及時機。固然民衆求「知」的權益絕對不容抹煞，但政府更重要的責任是，在九〇年代一片資訊氾濫的今日，如何從衆多的消息來源中整理、證實、發布事實的真相，如此才是維護大衆「真正」知的權益，尤其當這些訊息可能消耗不當的社會成本時。猶記 1994 年 5 月英國某報以驚人的頭條新聞報導了一則「噬肉菌」的消息，患者顏面成殘的照片，一夕間成為轟動國際的新聞，似乎剎那間又多出了一支食人魚般的新菌種。這則新聞在九〇年代飽受愛滋困擾的社會與醫界裡，無疑地又激起一陣恐慌，連國內立法諸公也以此為題提出質詢。然而最後事實證明，「噬肉菌事件」只不過是由新聞界所主導，1994 年最具噱頭的醫藥新聞罷了。原來噬肉菌非它，正是與人類已相處達一百年以上的 A 群鏈球菌爾。更近的例子則是「退伍軍人症」，經由未經充份討論的管道所發布的報導，導致全國陷入一片退伍軍人熱。一時之間，全國所有的醫療院所及公共建築物全體努力培養「退伍軍人菌」，然後再傾全力消毒用水以滅絕該菌。然而事實

是，退伍軍人菌恆古以來早已存在你我周遭環境裡，除了少數細胞免疫不全或肺疾患者，絕大多數人均可與之和平相處。退伍軍人症之感染管制絕對有其必要，但卻不是經由「全面環境培養、全面環境消毒」這種事倍功半的方法來達成。猶記當媒體刊出培養陽性之醫院名單時，只見醫生、病人、衛生行政人員皆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及困擾。雖未見任何疫情，但所耗損的社會成本已難估計。

去年的霍亂事件、疫情及後果清楚可見，衛生當局倒是最明快的態度立即公布疫情。台灣未成為疫區，全體醫界打了一場漂亮的防疫戰，然而結局卻是防疫處長換人、防疫官員遭彈劾，簡直是匪夷所思。究其原因，正是國家防疫體系一防疫、檢疫、預研一等各自為政、事權未能統一的「三頭馬車」政策所造成的。在實驗室裡所獲得的實驗數據，在未經各方充份討論、溝通的情況下即可隨時對外發佈消息。此次的腸病毒疫情，仍可管窺類似之鑿痕。中央單位尚且如此，何況在地方小道消息充斥、人云亦云的台灣社會裡？再看這一次所謂人人皆有發言權的「腸病毒症候群」裡，我們看到了太多醫界的「于白儂事件」：八十歲老嫗住院一腸病毒；每年夏季皆會發生的游泳池紅眼症也在此時再軋一腳，經由這一波「無法管制」的疫情，社會付出了空前的成本。也

因此王立信接掌防疫處後，以其臨床醫師及公衛學者的雙重身份，即已一眼看出目前國內防疫制度之盲點所在，因而傾全力整合防疫及疫情發布之體系。希望一改過去「人嚇人，嚇死人」的現象，並致力與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DC) 達成聯線，希望能夠排除政治力而將台灣納入全球之防疫體系。可惜這一切努力也許終將隨其辭官而告一段落。以王處長所學之專長，值此國內防疫多事之秋，個人深感對醫界、防疫或衛生行政當局均為一大損失。雖然近日輿情一片撻伐之聲，筆者乃甘冒不諱，為王處長及防疫處同仁的努力留下「肯定」之見證。

此次腸病毒疫情仍在追蹤及調查階段，不論這波疫情最後如何收場，吾人終需體認到，處在二十世紀末的今日，全世

界均正面臨著微生物全面的大反撲。回顧十九世紀末期，近代醫學初始萌芽，疫苗及抗生素的發展讓人類有史以來能夠第一次有效地大規模對抗感染症，也開啟了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戰爭。一世紀以來，人類以各式的醫療手段破壞了細菌、病毒世界的生態，然而微生物「生命自尋出路」的物種本能，終將逼得吾人面對愈來愈多這類的疫情 — a natural course of a natural disease ! 這一波疫情過去了，下一波早已排隊掛號等著上場。

在這樣詭異的年代裡，從事「防疫」工作與從事「急診」工作一樣，沒有掌聲，只有背負在肩上的十字架。謹以本文獻給全國所有防疫處的工作同仁們，加油！